



青少年诺贝尔文库
· 中学版 ·

· 让 · 孩 · 子 · 与 · 世 · 界 · 上 · 最 · 美 · 的 · 文 · 学 · 相 · 遇 ·

彼得·卡门青

Peter Camenzind

[德] 赫尔曼·黑塞/著
黄淑航/译

孩子因阅读而成长！

《彼得·卡门青》，给孩子展示一种真正的生活，
让孩子从中体会自我的成长。

彼得·卡门青

[德] 赫尔曼·黑塞 著

黄淑航 译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得·卡门青 / (德) 黑塞著 ; 黄淑航译. —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8

(青少年诺贝尔文库)

ISBN 978-7-5640-7793-8

I . ① 彼… II . ① 黑… ② 黄… III . ① 中篇小说—瑞士—现代
IV . ① 15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18517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政编码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 5.5

字 数 / 95千字

版 次 /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22.00元

责任编辑 / 张慧峰

文案编辑 / 秦庆瑞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在生命的伊始，是有神话的。正如伟大的神往日在印度人、希腊人和日耳曼人灵魂上进行创作并寻找表现一样，如今，他又夜以继日地在每一个孩子的心灵中播种。

那个时候，关于我家乡的那些高山、湖泊、溪流都叫什么名字，我一无所知。然而，我却瞧见了通红似火的太阳下的湖水有如一面镜子般明亮，湖面犹如少女碧绿的眼眸，在微风中泛着点点银光，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环抱着湖泊，存在于远处山缝之中的是如洁白积雪般耀眼的凹口和细小的瀑布，而山脚下却躺着一片稀稀疏疏的、倾斜式的草场，果树、茅屋和灰白色的阿尔卑斯山母牛成为了其中的点缀。我幼小的心灵是一座坍塌的城池，如此可怜，如此空虚，却又那样的平静，那样的有所期待，因此，在我的心灵之中蕴藏了来自湖泊和高山精灵所赠予的勇敢宏丽的诗篇。只要谈到时间，坚韧的峭壁和陡坡都会怀着敬畏的心情，露出一副倔强的神态。它们是时间的产

儿，从它们的身上可以找到时间刻下的痕迹。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地球在痛苦的呻吟声中成形、开裂、弯曲，岩峰和山脊便从它饱经煎熬的身躯里高耸而起。岩石山怒吼着、轰隆着蜂拥而出，山峰拔地而起，它们漫无目的地上升直到折断为止；双峰搏斗，拼命地争夺空间弄得鱼死网破，最终，有一座胜利了，孤兀地挺立着，把它的手足抛到一旁，摔得粉骨碎身。从那个时候开始，被折断的山峰，被挤裂破碎的岩石，便一直留在了山上的淤泥里，比比皆是。每逢冰雪融化时，山洪挟带着如房子般大的石块直泻而下，将它们像玻璃一样砸得粉碎，或者用力一推就将它们滚到了山谷深处，镶嵌于柔软的草地。

这些岩石山，说来说去也都只是千篇一律。要想明白它们的意思并不是什么难事，只需瞅一瞅那些陡峭的山壁。它们岩层一个接一个地折断、弯曲、龟裂，撕裂开的一道道伤痕遍布了每一面。“我们有着恐怖的遭遇，”它们说，“我们仍在饱受苦难。”然而，它们在说这么一番话的时候，语气是那樣的骄傲、肃穆而又坚定，恍如一位久经沙场磨炼的老战士。

没错，的确是老战士。我看着它们战斗，与水、风暴的战斗，在恐怖的初春的暗夜里，当剧烈狂躁的热风在它们的头顶上方嘶吼的时候，当溪流从它们的凹口卷着粗糙的石块倾泻而下的时候。在这些漫长的黑夜里，它们紧紧地扎稳脚跟，面色冷静；屏气凝神，坚定不移，抬头挺胸，用满是裂痕的峭壁和山峰迎着狂风暴雨，凝聚全力，坚强抵抗。每当一道伤痕被撕

裂开来，它们就会发出让人不寒而栗的悲愤和惊悚的咆哮声。对于每一次远处的山崩，它们都会回应出惊骇的嗟叹，断断续续，怒气直指云霄。

我还瞧见在草地、斜坡上都长满了青草、鲜花、蕨类和苔藓，甚至连被土填满的岩石裂缝里都有它们的身影，它们被古老悠久的民族语言赋予了奇异古怪又富有想象的名字。它们都属于群山的子孙后代，自得其乐地繁衍着，生机勃勃且善良无害。我触碰着它们，观察着它们，闻着它们的芬芳，试着叫出它们的名字。我的体会变得更深了，因为我在观察树木的时候愈加认真。我瞧见，每棵树都能不受干扰地保持自己美好的品格，拥有着自己特殊的形态和树冠，并投下了一道卓尔不群的光影。在我眼里，它们不但是闲云野鹤，还是精兵强将，和群山是亲缘关系，因为每一棵树，都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默默地、不屈不挠地与风、气候和山石战斗，就连那些伫立于离山峦较近的较高的树木也不例外。它们各有承担，务必将根扎紧，稳住躯干，所以才在形成各种各样的形态里留下了各不相同的伤痕。有的松树，仅仅只有一面长着树枝，是被风暴所造成的。还有的，红色树干如蛇一般紧紧贴着岩石弯弯曲曲生长。树和岩石相互挤压，相互依靠。它们如同战士一般细细端详着我，使我的心中涌起了一层羞怯之感和满怀的敬畏。我们这儿的男男女女也都跟它们如出一辙，刚强坚韧，眉头紧锁，三缄其口——通常，说话最少的也是最好的人。所以我学会了

用观察树木或者岩石的姿态去观察人，并且如同对沉默的松树那样对它们表示尊重和敬爱。

在湖畔一块倾斜的三角形平原上，坐落着我们的小村庄——尼米康，它夹在了两山的突出部位之间。有一条道路是通向周围的修道院的，另一条则是通向离这个地方有四个半小时路程的邻村，而对于其他坐落在湖边的村庄，只需坐船通过水路就可到达。我们村子的建筑都是古老的木质结构的，数不清有多少个春秋了，几乎从来都没有见到新盖成的。人们会依照需要对这些陈旧的小屋进行部分翻修，这一年更换地板，来年则修理房顶的一角。一些只有半截的梁木和板条，起初大概是用于隔断房间的材料，现在却可以用来作为屋顶的椽子。假如它们连做椽子都不太合适，但当作柴烧又未免有些可惜的话，那么在下一次修缮马厩的棚子或者存放干草的阁楼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要不然就当作屋门的横条。在这些屋子里居住的人也有着相类似的情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并发挥着自己应有的作用，不管这样持续下去的时间有多长，之后便会在踟蹰难进中加入到了无用者的圈子里，最后还是悄无声息地湮没于黑暗的地底下。长期身处异地的本乡人，在返回故里的时候，除了看到几户人家的旧房顶换新的了，几户人家半新的房顶已经破旧了之外，就再也看不到任何的改变，虽然昔日还健朗的老人已经沉眠于地下，却会有其他的老人，在这个相同的农舍里安居，姓同样的姓，看管着同样是黑发的孩子，他

们的言行举止连同音容笑貌，和在这段时光里已逝的那些人几乎没有任何的差别。

我们这个村庄所匮乏的，就是时常添补外来的鲜活血液和生命。在这里居住的人们还可以说是精神旺盛、活力四射的一族人，几乎每一家都存在着亲密的血缘关系，整整有四分之三的人都姓卡门青。这个姓氏不经意间就将教堂的簿册一页又一页地填满了，在教堂公墓的十字架上随处可见，甚至还被别人用油漆书写或者用狂野的刀法雕刻在了房屋上。就连车行老板的车辆上、牲口棚的桶子上以及坐的小船上都有这个姓氏的存在。在我父亲屋子的大门上面，也有写着这么一行字：“这个屋子是约斯特和弗兰齐斯卡·卡门青修建的。”但这个并非是我的父亲，而是我父亲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假如我也不曾留下一儿半女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的话，那么，必定也会有一个姓卡门青的人搬进这个破屋里住，只要那时候这所房子还完好无损，上方仍然还有屋顶可以遮风挡雨。

但是，暂且不谈表面上信教的虔敬，在自己村庄的人中，也有好坏、强弱、高低贵贱之分。当然除了某些机智的人之外，还有为数不多的能够使人开怀大笑的傻瓜。至于那些白痴，根本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和所有的地方一样，此处也成了广阔世界的一个小小写照。又因为上至白叟老翁下至黄口小儿，古灵精怪的家伙和傻瓜蛋都是血亲关系，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往往在同一屋檐下，不苟言笑、夜郎自大

的人便和一叶障目、疏忽草率的人时常发生一些分歧。由此看来，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为人性所能够表现出它的深邃与滑稽提供了充分的养料。只是这里的生活蒙上了一层千年都无法风化的面纱——被掩盖起来的或者不曾顿悟到的抑郁感。依赖于各种各样的自然力，日复一日地干着没有尽头的活计，体会着生活的苦难。韶华的飞逝，使得我们这个原本就日渐老化的一族人，都成为了苦思冥想的爱好者，虽然说我们的严峻脸上闪现着沉思的神色倒也不错，但这样的沉思却都是一无所获的，起码是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感到欣喜的结果。就是因为这样，大伙儿只靠那几个呆瓜来找一点乐子，他们虽然看上去是那样的少言寡语，正儿八经，却总能够让周边的环境顿然生色，并多加了一些令人捧腹大笑和嘲讽讥诮的机会。假如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因为干了一件新的蠢事而成为了讨论的对象时，就会看见尼米康的儿子们布满皱纹的棕色面孔上拂过一道如光线般明亮的快活神色，他们除了从取笑别人那里找到乐趣之外，还要撒上美味的法利赛人^①的拌料，即为自己所谓的高人一筹沾沾自喜，在品味这种快感的时候还要发出啧啧的响声，认为这样的糊涂或者这样的错误自己是绝对不会犯的，并且深信不疑。绝大多数的人介于义人和罪人^②之间，如果说这两者有什么优

① 法利赛人是古犹太教一教派的信徒，他们坚守摩西的清规戒律。这里是比喻那些自以为言行不会错的人。

② 《圣经》里的用语。指那些在宗教和道德上守规矩和不守规矩的人。比如下面提到的酗酒者就是罪人。

点，那么他们都是乐于分享的。我的父亲就是这其中之一。一件愚蠢的事情，假若不能让他既心潮澎湃又踌躇不安，既蠢蠢欲动地想支持干蠢事的人，又总是想到自己是一个从没有因为失算而留下污点的人，那么他就举棋不定，左右摇晃，显得格外滑稽好笑。假若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件蠢事就愚蠢得还不够劲道。

我的舅舅康拉德也在那些笨蛋的行列里，不过论起才智，他却不见得比我父亲和那些所谓的智勇双全的人逊色。说他是聪明虫一点也不为过，只不过他总是被一种革故鼎新的思想驱使着，而旁人本应该眼红他所拥有的这种思想。当然，他每次都没有被上天眷顾过。然而他却开始反复做新的挑战，从来就不会为此而愁眉苦脸，亦不会无所事事地冥思苦想。毋庸置疑地说，这是他的长处，然而，别人却觉得这是他的滑稽之处，由此把他视为了这个地区免费的小丑人物。对于他的看法，我父亲总是在敬佩与鄙夷中间来回摇摆。每当他的这位兄弟有了一条新的打算时，总会让他觉得十分惊奇，内心相当激动，即使他会明知故问，拐弯抹角地嘲讽一番，却还是将他这种溢于言表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每次我的舅舅深信不疑地表明他对自己是胜券在握，且有些逞强之势时，我的父亲就像着了魔，带着曲意逢迎的意味且怀着手足之情来支持这个聪明人，直至尝到理应的挫败才罢手。面对这样的失利，舅舅是那样的不以为然，但是父亲则怒形于色，奚落他，叱骂他，甚至很长

一段时间都跟他处于冷战状态。

曾经，康拉德让我们村里的人第一次看到了帆船的样子，正因为这样，险些也把我父亲的小船给赔进去了。舅舅确实是一位能工巧匠，他可以依照日历上的木刻版画，做出船帆、绳子、桅杆等精美的器物用品。不过，我家的小船是不适合修改为帆船的，因为它很狭窄，所以这个失误和康拉德没有关系。对于延迟了几个星期的筹备任务，我父亲显得有些焦虑不安，一边是满怀期待，另一边则担惊受怕，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而村子里的其他人，谈论最多的话题就非康拉德·卡门青最新的规划莫属了。当帆船下水做测试的那天，于我们而言是意义非凡的一天。那是一个清晨，暮夏的风从湖对面绵绵不绝地吹来。父亲害怕地察觉到了也许会发生糟糕事件，就没有去靠近，并且还不准我跟船一起出海，这让我觉得很沮丧。随同船长的，只有面包师傅斐斯里的儿子一个人。然而全村的人都跑到我家的空地上或者小园子里来充当热闹的看客。这真算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啊！一股轻盈的东风从远方的湖岸上刮过。小船掌控在那个青年男子的手里，最后划入微风中，才把船帆扬起来，骄傲地朝前方驶去。它在我们惊讶的目送中绕了一个头便渐渐隐没在湖中凸显的山脚里，了无踪迹了。随后我们就着手准备迎接那个才智双全的舅舅凯旋，且为自己在背地里蓄意讥笑他的想法表示深深的歉疚。然而，小船在夜里返航的时候，船帆不见了，只见到两个奄奄一息的水手，面包师傅的儿

子更是不断地咳嗽，并说：“你们的庆贺险些就要成为两次奔丧会哩！”我父亲也只好给小船钉上了两块新木板。从这之后，就不曾再看到船帆的影子倒映在如蓝宝石一般平静的湖面上。事情过后不久，别人一看到康拉德急急忙忙地去做别的事情时，也总是在他背后朝他喊着：“康拉德，把船帆挂起来！”父亲对于此事是相当恼火的，有很长的一段时日，只要一碰见他的这个晦气的内兄，就会立刻别过脸去，啐一口足以飞到千里之外的唾沫，用这种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别人恶狠狠的蔑视。这种状况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直至有一天，被康拉德前来找他商量耐火烤炉的事情打破。然而，这个计划却给这发明人带来了无休无止的嘲讽与讥笑，也连累我父亲赔了一些钱。只要他一记起这么一件亏本的事情就会觉得揪心，由此也就不愿意去想了。后来，有一次家里手头紧缺，母亲顺口说了一句：“如果那一大笔钱没有白白浪费了该有多好！”父亲听后，瞬间就脸红脖子粗，但他却硬着头皮说：“要是我愿意的话，我只用一个星期就足以将这笔钱统统喝光的。”

热带风暴在每年的年末都会不期而至，一声低沉的叫吼足以让阿尔卑斯人闻风丧胆，可是当他们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时候，又会在无限的乡愁里想念着这声怒吼。

在热带风暴抵达前的很多个小时里，周围的一切生物都会察觉到这个征兆。每次都会先从反向刮来阵阵阴风，接着在一股低沉号叫的热流中迎来了它。眨眼间，如翠竹一般清幽碧绿

的湖水变成了墨色的黑液，瞬间浮动着的由白色泡沫匆忙编织而成的礼冠。随之而来的，是几分钟前仍静如月光的湖水上卷起的滔天白浪，涛声滚滚，震耳欲聋，宛若汪洋一般冷酷无情，欲将湖岸给吞噬。被驱赶向前的层层白浪如雪，似烟似雾悬于空中。与此同时，山川大地因为恐惧而紧紧地环抱在了一起。之前的山峰烟雾笼罩，恍若天边，如今却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之前的村落相隔甚远，望见的只是星星点点，如今却能够一目了然。山峰、草场和屋子如惊慌失措的牧群，紧紧地缩成一团。就在这时候，呼呼作响的大风开始四处横行，大地不安地战栗。而人们，持续不断地听着狂风怒号，甚至可以想到它与群山彼此厮杀的壮观场面。不久之后，溪流泛滥成灾、房屋轰然倒塌、船只四分五裂、亲人音信全无，每个村落都会听到这样的消息。

我小的时候非常害怕热带风暴，甚至因此而对它切齿痛恨。然而，我爱上了它，少年的野性在我的心中苏醒之后，我的眼中，它是坚持不懈的抗争者，是活力四射的青年，是锐不可当的武士，是酝酿了美丽季节的圣使。它张开满是活力的希冀，带着火一般的热情四处猖獗、横扫四野时，是如此壮阔。它横行无忌，忽而放声大笑，忽而低声叹气，从山谷的上方呼啸而过，将山上的积雪一扫而空，并用它厚实的双手把树木折断，弄得它们苦不堪言。从此之后，我的爱愈加浓烈了，我迎着风向那满是芬芳、美丽富饶的南方深表敬意，由快乐、热量

和美汇聚而成的气流接二连三地奔涌而来，撞到山头，然后一哄而散，进入了平整开阔而冷气逼人的北方，显得疲惫不堪，瞬间消失殆尽。这样的热带风暴^①和美味果酱一样弥足珍贵，在这时令，它给山区的人，特别是妇女带来一个猛烈的袭击，令人失眠，调动着人全身的感知器官。这是南方^②，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带着炙热奔向那漠然而荒凉的北方之地，然后庄重地在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的村落告知人们，此刻的威尔斯兰德的幽蓝湖畔，鲜花开始了争奇斗艳。

热带风暴过境，带走最后的雪崩，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水秀山明的图景。浅黄色的草场里鲜花遍地，高处的雪峰和天边的云朵交相辉映，冰川在阳光下闪着洁白的光。蓝色的湖水犹如一尘不染的温床，红日与流云汇成华美的锦绣。

这些如梦一般的事物足以涂满一个人的孩提时光，甚至整个人生。因为它声音嘹亮，并且持续不断地使用神的话语，而这个话语自始至终都没有听到有人能脱口而出。如果有人在他的小时候听到了这个话语，那么，这个声音便挥之不去，甜美而激昂，如同无法逃脱的魔咒。在山野之中长大的人，他能够长期不断地钻研哲学和自然史，并无视神的存在，不过，假如他某个时候再次感受到了强烈的大风，或者听到树木被雪折断的咔嚓声，他的灵魂就会被惊醒，就会想到了神以及生死。

① 燥热风带来的高气温。

② 阿尔卑斯山以南，此处是拟人化的手法。

父亲的屋子前面，是一个被篱笆围满的小园子。里面长满了各种青菜；此外，母亲还弄了一个细长的花坛，栽着一些可爱的花草，总是耷拉着脑袋盼望着天降甘霖。园子前是一小片空地，上面铺着鹅卵石，一直延长到湖边。一些板条、木柱以及破损的桶子就放在那里。码头上拴着我家的小船，每隔几年就要将它翻修一下，给它漆上新的颜色。时至今日，那些修船的时光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初夏时节，暖洋洋的下午，小园子里的蝴蝶闪着黄色的光，在阳光里翩翩起舞。湖水波平如镜，静谧地泛起琉璃似的光圈。山头云雾缭绕。鹅卵石的空地上，沥青味与油漆味合二为一。收工时，仿佛整个夏天都染上了这艘小船的沥青味，久久不散。多年之后，只要我在海滩上闻到这个略显亲切而特别的气味时，眼前就会浮现我家湖边的那片空地。我再次瞧见我父亲挽起衬衫的袖子，叼着烟斗，挥动着毛刷，飘在那抹淡蓝色烟雾成了他手中最美的涂鸦，黄蝴蝶依旧拍着翅膀心神不定地飞来飞去。这些时日，父亲的心情大好，与往常截然不同，吹着他最拿手的口哨，甚至还会唱起他唯一一首的无词歌^①，但是声音不大。接着，母亲弄了一些美味的晚餐，我此刻回忆起来，她当时在做好吃的时候肯定在暗自祈祷，但愿今晚卡门青不会再去酒店了。然而，事与愿违。

在我的少年时期，父母对我的性格是否起到好的或者不好

① 瑞士、蒂罗尔、上巴伐利亚一带的民歌。唱时假声和真声急速转换。

的影响，我无从得知。母亲手头的活儿总是堆积如山，没有闲下来的时间；至于父亲，他对教育之类的问题从来都是漠不关心的。能够让他忙起来的，无非就是费尽心思地照料那几棵果树，种一小块地的马铃薯，还要看管他的干草。大概每隔几个星期，在他出门之前的晚上，总会默不作声地拉着我跟他一块儿到存放干草的阁楼上，接着便上演了一场荒谬的游戏：我挨了揍，不管是他还是我自己都不知道究竟为何。这是一个惩罚与赎罪之间的报复。我们用这种无声的方式把自己奉上祭台，向女神谢罪。此时，没有了父亲叱责，亦没有了我的大喊大叫。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一听见别人在说命运的“盲从性”，我的脑海里就会立刻浮现那些匪夷所思的情景，而且这个情景形象生动地阐释了那个定义。仁慈的父亲之所以会这样做，正是按照了那个简约的教育法则，而他本人却全然不知。或许这种教育学就是生活原本用于为难我们的惯用手段，在我们猝不及防的时候来一个当头棒喝，却还要在事后让我们自己反思过错——究竟为何得到这种处罚？可惜的是，我宁愿安之若素地扬起倔强的头颅接受那些不定期的惩罚，也不愿去反思，更不想按照别人的意愿去悔过自新。对于这些夜晚，我甚至是觉得非常开心的，因为我的付出使我得到了短暂的安宁，又有几个星期不用再受惩罚了。由此我更加一意孤行，强烈地排斥着我那年龄阶段就该学会的活计。高深莫测的上天赋予了我非同寻常的体力，而我却是那么害怕干活，可悲的是这种恐惧心理还

相当大，真是一种矛盾的统一。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把我变成一个精练能干的儿子和出色得力的助手，而我则想方设法地躲过他交给我的那些任务。我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非常同情那个被称为希腊英雄的赫拉克勒斯^①，因为他不得不去干许许多多的重活。当时，我再也找不出还有什么比置身于大自然中度过一个慵懒的下午时光更美妙的事情了。

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在倾听它们的同时也得到了许多教诲。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对它们的热爱与了解胜过了任何人任何事。不过，我最钟爱的是白云，这种情感超出了我对波光粼粼的湖面、叹息的草木以及沉默寡言的山石的喜爱。

我祈求，告诉我在这个苍茫天地中还有个比我更加熟悉和热爱云的人吧！我祈求，告诉我在这个大千世界里还有比云更加美妙的东西吧！它们身上涌动着的是精灵的快乐，它们是上帝所馈赠的祝福礼物，它们带着死神的天威与亡灵的气息。如同新生儿的灵魂，柔嫩、温和、惹人怜爱；如同纯洁无邪的天使，温婉、高贵、施恩布德；如同阿修罗的门徒，阴森、冷酷、在劫难逃。它们轻薄如纱，镶嵌在天幕上，泛着银白色的光泽；它们来去自如，欢笑着在白色里划过一道金边；它们停下歇息，四处一片缤纷色彩。有时，它们阴暗恐怖，惊起滚滚

① 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因完成了12项被誉为“不可能完成”的伟绩而升格为神。